

拜大年

□ 赵声仁

正月初一拜大年。

按我们家乡的习俗，初一是村里乡亲们相互走访拜年的日子，叫拜大年；初二开始，是长辈携晚辈或晚辈自己外出给亲戚们拜年的日子。初一这天，哪家来的人多，说明这家人缘好，来年吉祥；若你谁家也不去，说明你太不懂人情世故，别人也会很少来你家。看似不经意地走东家串西家，里边却暗含着民心的向背，祝福的深浅，乡情的厚薄。过年的味道，不仅是鱼肉的味道，不仅是团聚的味道，还有世态民情的味道。这些，都要在过年期间展览一番。房屋街道是展览馆，人既是展品又是参观者。

我们小孩子最乐此不疲的，是初一村里的拜大年。尽管除夕守岁，我们睡得很晚，大人们还是早早地拍打着我们的屁股，把我们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轰起来，说：“赶紧起来，给叔叔大爷（大伯）们拜年去，晚了，就吃不到糖块了。再说，一会儿，给咱家拜年的也该来了！”

大人真知道我们的心思。朦胧中听到“糖块”两个字，我三下五除二，就穿上过年的新衣服，找到平时要好的伙伴，三五成群、挨家挨户地给叔叔婶婶大伯大妈大哥大嫂们拜年去了。来我家拜年的，自然有父母接待。这种拜年，仪式感很强。一是服装整洁。小孩子们，一水的新衣服。父母给准备的新衣，大年三十之前是不许我们动的，说是怕吃肉弄脏了。只有到了初一，才允许我们臭美，说这是真正新年的开始，新年新衣新气象。大人们，衣服虽有新旧，但也早把平时下地沾的那些泥啊水啊的清洗干净了。出来进去，平时的臭汗味道，被肥皂、洗衣粉淡淡的碱香取代了。二是干净卫生。各家各户都把房间内外、院子前后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。大门、二门、堂屋门、里屋门全部敞开，门框上的对联，门上的喜字，营造着喜庆，祈祷着吉祥，表示着对来客的欢迎。三是讲究礼貌，茶水糖果伺候。屋里的火炕上，主人早把糖块装盘、花生瓜子人簋、茶水沏好，随时等待拜年的前来。东家夫妇，身着干净衣服，或在堂屋，或在院里，笑容满面，迎来送往。

来拜年的，大都是这家主人的晚辈；也有少量平辈的；小孩子们，就不分辈分了，哪家熟悉去哪家，哪家多给糖块去哪家。拜年用语，约定俗成，一百年不动摇，就是“过年好！”辈分不同，姓名各异，在“过年好”前后加个称呼或名字即可，如“大叔大婶过年好！”如“立增，你也过年好，快进来！”整个街道上，各家院子中，每个房间里，“过年好”三个字铺天盖地，此起彼伏，成为大年期间的最强音。而且，问候及时，声音洪亮，态度真诚。往往脚步没进院子，声音就传进来了。关心关爱，祝愿祝福，都在“过年好”三字之中了。主人在前，双手拉住来人，让进屋里，剥糖块，倒杯水，捧一捧瓜子送到来人手里。一番谢意里盛满了高兴和期许。

大家都不会久坐。话到了礼，礼到是理。先来的让后到的，相互摆摆手，点点头，问声“过年好”。秩序井然，气氛祥和。一个上午，哪家也要有二三百号人出入，哪个人，也要走上三五十家。每条街道上，花枝招展；每家房间里，摩肩接踵。少数年龄大点、辈分高点的，

就多坐会儿，问问一年来收成情况，日子还好，明年有何打算，也不会超过一二十分钟，就起身告辞，在一片问候声中，转入下一家了。在嘴里糖块的融化中，在相互的问候中，心里暖了，年味浓了，生活的信心增长了。

在平时，我们小孩子去哪家串门，不管是借东西，还是找小伙伴上学玩耍，大人们都顾不上和我们客气礼貌。但在这天，我们却能享受平时没有的礼遇。大人们不但要夸我们穿得漂亮，又长高了，问我们的爸妈好，还要抓一把糖块一把花生塞到我们手里。会亲热人的，还会剥一块糖，塞进我们嘴里。这是我们最盼望的，大人们也设法让我们高兴。把嘴里填满，剩下的装在新衣服的兜里，我们也就从大人的缝隙里钻出来，去下一家，继续收拢糖块瓜子。我们进进出出，眼睛虽然在大人的腰部以下活动，但到了各家，会立马准确无误地定位糖块瓜子放在哪里。要想多拿糖块，我掌握了一个诀窍，就是嘴要甜，要像糖块一样甜，婶子大娘的多叫，过年好、拜大年的话多说。婶子大娘们心里甜甜的，我们兜里糖块自然就多了。

到了直系的叔叔婶子大伯大妈家，我们还要多坐会儿，嘴要更甜些。换来的不仅仅是糖块瓜子，还有五毛或一块的压岁钱。我觉得，这是我们拜大年的最高潮，是最让我欢欣鼓舞的时刻。那时钱太少，一年里，我们小孩子家，轻易见不到几毛钱。到了夏天，冰棍才二分、五分一根，我们馋得从卖冰棍的旁边转悠，兜里也掏不出二分钱来。人虽小，但也深知钱的价值。

串上个十家八家，我就回家一趟。一则看看这时谁家来家给父母拜年，有小朋友们，也打个招呼，玩一会儿；二则看看家里的糖块瓜子，让妈妈发出多少去了；三则，也是更重要的，是把拜年得来的“战利品”掏在家里，藏起来，空着兜再去拜年。

初一拜大年，一般都是在上午完成，到了中午就结束了。个别人有事耽搁了，就下午或晚上再来补上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个过程没有停下来，年就没有过完整，心里觉得缺失了什么。我想，将初一这天晚辈去长辈家的拜访叫做拜大年，绝不是仪式上的隆重，抑或拜年物品上的高档，而是表示了人们对年的虔诚，对拜年的敬重，对在年节里孝敬长者这种孝道文化的崇拜，对来年美好生活的信心。

初二到初六，就是出去给外边的亲戚们拜年的时间了。这是纳入每个家庭春节期间常规的事项。姥爷、姥姥，姑、舅、姨，亲家，必不可少；没出三服的叔伯，干爹干娘，大都计划在内；走得近的表兄表姐，一年到头，也不吝见上一面，释怀想念之情。

这样的拜年，和初一乡亲们互拜最大的不同，是要带白酒点水果的。血脉相连的亲戚，各自奔波着各自的日子，一年内很少相见。一个四季又轮回了一圈，日子怎么艰难，也要表示对亲属的关心和敬重，能够叫他们吃上自己孝敬的几点点心，喝上几盅爽身提神的白酒，这才最诚心，最实惠。同时表示自己是懂得敬老爱幼的人。点心和白酒，都是提前准备好的。点心是要纸包纸裹带标签的，好看。桃酥居多，个别日子好点的人家，也有买蛋糕的，比桃酥要贵些。内里一层薄

纸，中间一层毛糖纸，外边又两层大些的薄纸，最上边附上一个红色的带有吉祥图案和文字的标签，纸绳打上个十字，一包点心就包成了。酒一般是瓶酒，涇阳老酒、涇阳春，玻璃瓶蓝签，就非常好喝，是最大的敬意了。外地的有点名气的酒也有，但就是个别富裕人家才买得起了。记得我大姐那儿的一个在开滦工作的表兄每年来给我父亲拜年，水果点心之外，两瓶涇阳春。我父亲高兴得额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，笑着看半天他这个大外甥。酒呢，老是舍不得喝。

令人酸楚的是，拜年的那点物品，亲友们还要反复转换使用，并非给谁买去，谁就能吃到。一包点心，如同一包硬通货，几天下来，不知流转了多少家。蛋糕易坏，传到最后一家打开吃时，周边已经出现了绿毛，一闻，香甜味道淡了，增加了霉味。为了省钱啊！

再有不同，就是管饭。这也是纳入议程、提前准备好的。一年见上一面，又是在正月里边，冒着寒风跑来，不吃顿热乎乎的饭菜，多唠会子家常，暖了身子，饱了肚子再走，是不近人情的，主人绝对不答应的。主食、副食都是按过年的档次准备，鸡鱼肉丸，大米干饭馒头，应有尽有。专门包水饺，也是有的。酒当然不能少，除去特别小的孩子、尚不曾沾过酒的以外，都要喝上几口。没酒，不成席面；没酒，不足以表示亲情；没酒，少了过年的气氛。也有极个别过日子仔细，又不要大脸要面的亲戚，不舍得做好吃的，对付。侄啊外甥的心里不悦，但也不表现出来。回来和父母念叨一下罢了。

近的五三里，远的，几十华里。这几天的自行车，就少不了旅途奔波劳顿之苦了。各个村庄，能够有一半人家有辆自行车就算是富裕村庄了。正月里五六天的时间里，需要拜年的有几家，顺序如何安排，每家要多长时间，除去人的因素，还要考虑自行车的情况。自家有自行车的，事先修理一下，避免半路上掉链子，排满当时间即可；家里没有自行车的，要找要借，要提前几天和有自行车的人家约定，几天下来，要借找几家。拜年的高峰几天，自行车的资源，高度共享。大多数人家，只要能排开，尽力成全别人。实在借找不到的，十来里地距离内的亲戚，就靠双腿了，“11”号交通工具，通往各路亲戚之家。

所以，每年从初二开始，在旷野纵横交织的土路上，在早春寒冷刺骨的北风中，我们总会看到一个特殊的风景线：断断续续的自行车，没头没尾，车上或一人单骑，或后货架上再坐一人，个别的车三人，前边大梁上还坐一个小孩。每辆自行车，车把上，或网兜或布兜或竹篮，悬挂其上，里边大致装有白酒、点心、水果。兜子，随着自行车的颠簸而前后摇晃着，骑车人不住伸出一手扶弄一下，稳住。偶见几个步行者，手提同样的兜子，匆匆向前，不时回头张望一下，好像丈量着已经走过的路途。追上来的骑车人，有时和他打个招呼，随即超过他们。这道风景线，是动态的、热烈的、匆忙的，好像履行着某种使命，让人感觉庄严和神圣。

是啊，哪个人，不是一年一年地长大，一年一年地变老，在盼望过年中守望？哪个人的道路，不是在年轮上行走？

在拜年的路上，总有疏忽大意的，将精心准备的点心，丢在半路上一包，让后边的拜年人增加一份礼品。这往往是把点心放在后货架上而没有拴牢所致。就有人借此搞起故事，在拜年路上设置道具，给拜年增加了喜剧色彩。将土块、砖头或干牛粪，像点心一样包装起来，扔在路旁，给人以前边行人不慎丢失的感觉。后来者，心中窃喜，望望前后无人，便下车捡起。谁知，几天后，姨或舅的传过话来：“傻外甥上当了，买了一包土块拜年来了。”外甥一听，始知被耍弄了。更有甚者，里边包上了一条小蛇，而且传来传去走了几家。不知哪家打开时，吓出一身冷汗，连连骂道：“不得好死的，谁会这么坑人！”这便有恶作剧的嫌疑了。再有人捡到，就事先打开侦察一番了。

在下午回家的路上，我们当然也会看到，骑车人七扭八歪、摇头晃脑，嘴里不住嘟囔着“好！好！过年好！明年再来看您老！”那是喝美了，神智还在亲戚家的炕上！

我第一次出去拜年，是父亲骑自行车带我去二姑家。那年我五岁。二姑在唐山北郊马家屯，距我家有二十华里。二姑是个苦命人，也是个要强的人。她唯一的一个儿子入伍从军。辽沈战役时，已是解放军的一个团长了。在攻打四平的战斗中，我这位表兄，高举着手枪，带领战士冲向敌人，不幸中弹牺牲。在家伺候我二姑二姑夫的老实厚道的表嫂，这时正是六月身孕，怀着二姑的孙子。次年，孙子降生了。我的二姑夫却念子心切，悲痛过度，撒手人寰，离二姑而去。二姑就带着二十多岁的儿媳和一个孙子撑起了这个家。

懵懵懂懂地听父亲说完这些后，又听父亲说道：“见到你二姑，要磕头，说‘二姑我给你拜大年来了’，嘴要甜，多叫二姑。这样你二姑才高兴。给你压岁钱呢，你就收着，要不她会骂你！”

我答应着，心里想像着我那位表兄的手枪是什么样子的，他高举手枪往前冲锋时，将是何等威武。二姑是父亲的二姐，我知道，父亲在平时，也常来看望二姑。父亲这么嘱咐我好好给二姑拜年，是他惦记着二姑，是因二姑有这么个英雄的儿子！

我照父亲说的做好。二姑果然高兴，叫表嫂给做大米饭炖肉，让她孙子（叫我表叔）带我玩。临出来前时，二姑郑重地给了我一块压岁钱，嘱咐我，千万别告诉你的哥哥们。我答应着，却不知就里。

半路上，父亲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：早几年，我大哥带着我二哥给二姑拜年。去的半路上，大哥一再提醒二哥，说二姑给压岁时，千万别不要，也千万别告诉二姑是我说的。二哥爽快地答应了。结果见到二姑后，二哥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二姑，我哥说了，你给我们压岁钱，我不能不要！”二姑哭笑不得。大哥可上火了。

父亲带我去给二姑拜年的这天，是这年的大年初二。

录歌与玩牌

□ 山外

30多年前的春节，除夕之后，对于孩子们来说，最大的快乐，一是看电视，二是玩牌。

边看边录《齐天乐》

36年前的正月初一，也就是丁卯兔年大年初一（1987年1月29日）晚上，我抱着家里14英寸黑白电视机的调台旋钮选台时，突然邂逅了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的《西游记》剧组《齐天乐春节联欢晚会》（简称《齐天乐》）。屏幕上正是开场大联唱，诸多神仙、国王、妖怪和师徒四人纷纷亮相，我不禁激动得全身都战栗起来。

我看到那热闹的晚会场景后，以最快的速度把单卡录音机拎到电视机前，塞好空白磁带，按下了播放键、暂停键和红色的录音键，只等有一歌曲就开始外录——那时我狂热地迷恋流行歌曲，而好听的歌曲只有录下来反复听，才能满足贪得无厌的耳朵。

可是，因为左邻右舍约十位乡亲也来看电视，炕沿上和屋地的小板凳上都坐满了人，我不能站在电视机前遮挡他们的视线，只好踮拉着棉鞋站在角落里等着演唱歌曲时录音。很快，一个小品结束后，电视机里传出《女儿情》的前奏，我急忙抢过去，松开了暂停键，再躲到角落里。虽然这首歌的前奏没录完整，但演唱的部分都录了下来。

我手里没有节目单，不知道下一首歌曲的前奏何时响起，等反应过来，虽是小跑撞过去松暂停键，往往还是耽误几秒钟。这样折腾了几次，前奏都没录全。我知道自己跑来跑去录歌曲妨碍了大家看节目，于是脱了棉鞋，上到了摆录音机的靠东墙的柜子北头（电视机摆在靠北墙的柜子的东边），蹲下身子，一只手轻轻放在暂停键上，只等前奏即将响起时就开始录音。

这样的话，因为离屏幕太近，角度又太偏，我就看不好节目了。蹲得时间长了，两腿酸痛，脚还很冷，但我不在意这些，一心想把心爱的歌曲录下来。乡亲们大都抽烟，而且是旱烟，屋子里烟雾缭绕，让人忍不住咳嗽。我最怕我正录歌曲时谁咳嗽几声。

联欢会结束后，乡亲们又看了一会儿别的节目，才陆续散去。我则急忙倒带，听录音的效果。还好，《唐僧抒怀》《五百年桑田沧海》《八戒之歌》《敢问路在何方》《大圣歌》等等都录了下来。

那年我15岁，正读初三。那盒磁带，直到我上大学后还有，还能听。又过了几年之后，它，还有那台单卡录音机，便都杳然无踪了。

玩牌玩到后半夜

《红楼梦》里写过年的情景，荣府里的小厮们包括丫鬟们也都在晚上赌小钱嬉戏。这让我想到儿时过年相似的一幕。

30多年前，我十五六岁时，一个大年初二，夜幕降临之后，我和几个伙伴去村中心小学找李老师玩儿。李老师二十三岁的年纪，浓眉大眼，是代课老师，教体育的，那天是他值夜班。

我们去他的宿舍里找他玩一种叫“打百分”的扑克游戏。过大年的，每个人口袋里也都装着一两块零钱，为了刺激一些，大家决定玩来钱的，一分二分的，也就是叫牌后打成成功的话一次赢5分钱，失败了则输5分钱。输赢在大家的承受范围之内，过大年的，只是取个乐而已。

最初大家心里还是有些紧张，除非手里有了极好的牌才敢叫。渐渐的，胆子都大了，没什么好牌也敢叫牌了。气氛渐渐变得活跃起来，大家都放开手脚，你争我抢的，场面越来越热闹。欢快的时间就在嘻嘻哈哈中飞速地流逝。李老师把炕炉子的炉膛里喂饱了煤块，炕席热得烫屁股，我离炉子较近，不得不时不时地蹲起来。

我们几个伙伴，毕竟年纪小，牌技不精，心理素质也差，还是输的时候多，赢的时候少，再加上也确实有些倦意，到后来表情都有点呆板了。而李老师牌技精湛，谈笑之间，已经赢了小山般的一大堆硬币。我一看墙上的表，都23点了。李老师说，回家睡觉也没意思，不如多玩一会儿，于是大家强打精神继续玩儿。

之后，李老师叫牌就几乎“包圆”了，把把都叫，都抢底牌，以一敌五。你叫多少他都比你叫得高，他甚至敢叫满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五家打败他的话，他就给我们每人三分钱！这可是最大的和啊！他不可能把把抓好牌，有时甚至抓很差的牌，连小王都没有，他也叫牌，所以经常战败。而我们越战越勇，简直把李老师杀得丢盔卸甲，溃不成军。大家都快活起来，气氛又活跃了。而李老师也并不气馁，依然谈笑风生，屡败屡战。很快，李老师眼前那一座硬币小山就坍塌了，消失了，他还从兜里掏了一元的“大票”让我们找零钱……

又玩了一个多小时，到了后半夜，大家都实在困了，于是鸣金收兵，清理战果。除了李老师，我们每人都赢了一两毛钱，高高兴兴地各回了各家。

几年以后，我明白了：李老师其实只是想逗我们几个少年玩儿，他压根儿就没打算赢我们的钱；最后他是故意输给了我们一些钱，让我们开开心心过个年。

大爷爷的糖板

□ 李立新

春节的时候，中国人最大的活动可能就是年夜饭及正月初一拜年了，到了初一这天，不仅要把屋子、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而且还要换上新衣服，准备好瓜子、糖块什么的，好迎接拜年的人群。来串门的基本都是这户人家的小字辈。在笑脸相迎中，一句“新年好”，就把之前的“晦气”一扫而空了。之后就是点烟、倒茶、嗑瓜子什么的，此时这户人家一定把最好的小吃拿出来，让大家一饱口福。

我小的时候和现在拜年的程序差不多，但没有现在这么多好的吃食，松子、大白兔糖块那时都

是听所未听、闻所未闻的稀罕物。在农村大家准备的基本都是橘子瓣糖、自种瓜子、花生什么的，几乎家家如是。

但是大众化之中也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我李静林大爷的老爸，恕个罪说，他叫李佩。身子年轻的时候，因为劳累过度的缘故吧，早早就佝偻了，大家不知从谁传起就叫他猴李佩了。我有一次也跟着伙小孩子起哄，叫他外号，为此老爸还给了我一顿胖揍，虎着脸说：“不许这样叫，他是长辈。”自此之后我和老人见面的时候，总是恭恭敬敬地叫上一声“大爷爷”。

我这位大爷爷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大田里的活计“拖欠”，但是他最拿手的就是春节做糖板了。我知道大爷爷会做糖板还有一个小机缘呢。大爷爷有一个孙子，和我是好朋友。在一年寒假游戏中，我们玩踢秸杆。他把他老妈让他抱的柴火输给我好些了，为了要回自己的秸杆，他给了我一块糖板。这块糖板长长的，大约一厘米厚，七八厘米长的样子，棕黄色，正反面散布着黑、白芝麻等物，咬在嘴里，脆脆的甜甜的感觉，含着一股干穗谷芝麻的香味，这是我从从来没有吃过的最好的吃食。我问他的来历，他吞吞吐吐的，在我把赢的秸杆都给了他之后，他才告诉我，糖板是他爷爷做的，留作大年初一拜年时用的。

自此之后，只要到了春节大爷爷该做糖板的时节，就少不了我的身影，我成了他的小跟班，就为多吃上一口脆甜的糖板。大爷爷做糖板用的是白薯糖，听大爷

爷说之前是自己熬制的，但随着自己年岁大了，熬制白薯糖耗时耗力，也就到鸦鸿桥大集河滩上买了。大爷爷买的白薯糖一般是圆圈的糖丸，就是缩小版的大鼓样式，上面裹着一层白白的面粉样的糖粉，掰开，里面是棕红色的白薯糖。在做糖板的时候，首先大锅熬制糖丸，熬成糖稀状的时候，把干穗谷（干穗谷在农村也叫切糖谷，淡黄色）炒熟，搅拌在糖稀中，比例随意，其中也可加入芝麻等物。如果有苏子的话就更好了，那种微微麻嘴别样的味道，更胜洒上芝麻的糖板。之后，把加入干穗谷和芝麻的糖稀平铺到洒了面粉的案板上，不平整的地方用锅铲铲平，趁热之时，擀面杖涂上油脂摊平。在一切程序完成之后，就等大块糖板快要凝固的时候来分割了。大爷爷用手尝试一下，不粘手之后，他就要用菜刀切割了。他把大块糖板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码好，盛到盘子里备用。

大爷爷的糖板可不是什么人都给的，在大爷爷会做糖板的消息传出去后，每逢正月初一拜年的时候，他家就热闹非凡了。不仅有我们这样的小孩子想大享一番口福，就是许多大人也想品味一下大爷爷糖板的味道。但是大爷爷总是偏向我们这些小孩子，他会一个个地分发，一个小孩子两块，多了是不给的。孩子们想“抢”的时候，大爷爷就会捂紧自己的盘子，躲闪着，嘴里不住叨念着：“还有别人呢，还有别人呢。”而大人想尝一下，那就看他手中还剩多少了。

现在大爷爷早已过世好多年了，但是每逢过年的时候，我都会去他家，和他的孙子唠上一会儿，不但想看看老朋友，也在回味大爷爷糖板的味道。

